

御注曰道之要妙不觀象善無所用智七
聖皆迷無所問澄義協于此
且義曰有知則有物而不知無物之妙雖
曰智於道大迷道妙本此故謂之要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道經

登仕即臣章去撰義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賂為天下賂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御注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
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
往資焉而不置故為天下賂賂下而流水
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
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
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
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且義曰雄以陽故動而剛雌以陰故靜而
柔夫動則嚮於有為靜則本乎有守動而
不失其靜故知其雄而動以時也惟靜可
以制動故其守在雌而不以剛勝雌靜而
下人故為群動之所歸如彼賂者納流資
物不見其之德至有常一而不離靜之至
也復歸於嬰兒者德復同於初矣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或復歸於無極

御注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
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
是則是倘樂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
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
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或復歸於無
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
為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
德之見于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于
道不可致也

且義曰白之為色未受采也照以天光照
然而明黑之為色不可變也復乎玄冥然
然而冥故黑在所守而白不可不知也知
白而守黑則虛己而不自用其明致一而
有以契乎道以是為式久而不差知彼寒
暑天運不或故復歸於無極謂之有極則
不離乎中謂之無極則無所不至無所不
至復乎道者然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御注曰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為天下山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足履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迺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知物之為榮而不見可欲其守在辱而不為物先不為動始應於彼而已故為天下谷其體中虛其應無窮德至於此足以瞻足萬物而不見終始德之足也樸者物之全道之體也備道然後可以返樸

樸散則為器

御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人離而為二臣義曰物以混全為樸適用為器樸散則

判道之全為器則物為之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注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用以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臣義曰道全於樸性之一也器殊而用異材之別也聖人分職帥屬為之官長在乎善器使也

故大制不割

御注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刻雕眾形而不為巧

臣義曰聖人因人材而器使之以為百官之長而聖人無為以制天下而無所用其力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

取天下而為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速矣

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高智力泰失之強殆謂是歟

臣義曰有所取則物或奪之有所為則物或敗之天下謂之神器非有心者之所能取非有力者之所能為聖人無心而復乎無為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天下神器

御注曰制於形數固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為之者

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

臣義曰謂之神非有形也謂之器非無形也有形無形皆不可得惟體道者得惟體道者得之非智力所能為所能執也不可為也

御注曰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臣義曰墜於器故為不器者所用為之以無為故天下為之用為者敗之

御注曰能為而不能無為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為敗

臣義曰為之以力則力必竭故困斯敗執者失之

御注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臣義曰時徒不留道與之化執而不通失時之利

故物或行或隨或嗾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墮

御注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嗾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贏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墮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臣義曰有行則有隨有嗾則有吹有強則有贏有載則有墮物理之固然也惟聖人不累於物而獨立其上故不與物遷徙而

善運神器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注曰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臣義曰聖人知行隨吹嗾強贏載墮不一之物理故知甚則變奢則奢泰則否故務去之而無滿假之累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御注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臣義曰兵凶器也所以輔德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為德之末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當以道佐主

其事好還

御注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臣義曰強必弱其勢然也況以兵取強於

天下其能終強耶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注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臣義曰師之所處破亡民業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氣傷天和故陰陽乖而凶年至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御注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眾

臣義曰勇於強取必勝者眾人之所謂果不敢取強而果於多矜多伐多驕不得已而已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御注曰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臣義曰果於多矜故足以成能果於多伐故足以成功果於多驕故不盈而善勝果於不得已故不輕而善動其果如此故能有成何以強為物壯則老

御注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臣義曰盛則有衰物化如此

是謂非道

御注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臣義曰道以柔弱為用故亘古今而不變

物以強自累其生非道故也

非道早已

御注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臣義曰形非道不生外乎道故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注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戰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臣義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

有凶事器之不祥如此故為物惡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注曰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

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子之器

臣義曰陽以生為德故貴左陰以殺為刑故貴右尚殺故為不祥之器尚德故為君子之器

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

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御注曰禁暴故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淡為上無心於勝物則

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臣義曰殺以止殺豈得已也兵非所樂故

不美不美故以恬淡為上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注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奪

也

臣義曰樂於殺人不仁甚矣不仁故者殺而人無所自生故為怨禍之府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注曰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

被其毒者故君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臣義曰仁人之於天下無彼我之異無遠

近之殊一視同仁故惡佳兵為不祥之器

以哀禮處軍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

以哀禮處之豈得已而用之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御注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臣義曰生天生地者道也道常於無何名

之有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御注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

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臣義曰道未散於形器故曰樸樸妙而小萬物莫不尊之其孰能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御注曰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臣義曰道之樸渾全於一者也侯王致而守之以為天下正則物不召而自至復於無者道也需於有者物也故道為物主而物服於道而歸之故為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注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

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臣義曰侯王得一而守之所以調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故天地之交感陰陽和應

甘露之降均於天下孰使之然哉始制有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御注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湯淳散樸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繁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臣義曰道全於一為樸樸之始制有名名起於一自一之萬而物莫不有名正其名順其理斯可以知止矣泥名著有隨物遷徙往而不反涉世累之患忘性命之真而失其所安豈不殆哉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注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蒞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臣義曰性一也出乎道之大全則性與道

皆冥於一散為川谷會為江海水何有異知人者智第三十三

御注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內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臣義曰私已見以知人而得人之審故曰智智雖因於天而有人為預焉故於己之見則昧

自知者明

御注曰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目以心闔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臣義曰知物則逐妄自知則返本返本則虛一而靜惟靜故明足以鑑天地照萬物勝人者有力勝者強

御注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

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避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為強

臣義曰以力為勝勝人者也以強為勝自勝者也勝人則人有時而不勝自勝則物莫能敵故為之強嗜欲之至利害之厚威武之所臨富貴之所誘貧賤之窘死生之迫無所動其心此所謂自勝也

知足者富
御注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游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臣義曰不自足者歎然求之無厭而未始有足也足於我而無待於外富孰加焉

強行者有志

御注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臣義曰強於自勝行而不息有志於道者如此

不失其所者久

御注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臣義曰抱一不離氣守不亂神全而遊夫

物初故復乎道常

死而不亡者壽

御注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無古無今而入于不死不生者孰能與此

臣義曰有生斯有死有死則有生生死猶朝暮之變爾物之出入於變化者皆然也聖人達死生之變通晝夜之理雖形體順變而性覺湛然莫知其極蔽蒙之人迷愚抱執則雖生也其猶死爾達觀忘形神全於一不見終始雖云其死孰知其亡故曰壽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御注曰泛兮無所繫轅故動靜不失往來

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臣義曰道無乎不在故汎然無所不之左之右之何係之有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御注曰往者貸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居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道者萬物所恃以生者也道生萬物而未始或辭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何功之居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御注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

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臣義曰道徧覆於萬物而藏於至無未始出而主之也故曰不為主常無欲則與物

辨而復於至幽故可名於小矣萬物鼓舞於道而為之歸往未始知其所以為主也與物交而顯於至變而物所不能知故可名於大不為主者道也不知主者物也物不足以知道而所可見者大而無方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已故兼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巨義曰道以不為主故萬物歸往焉而不知故可名於大是故聖人不自大所以能成其大者體道故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御注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巨義曰大則有形象則有像故以執言之聖人體道無為夫何所執出而經世則道

之所運文之所示蓋有象焉執其象而不示之以迹而天下化其道故為天下之所歸往其象也本乎道故謂之大往而不害

御注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天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

巨義曰天下歸往則投迹者眾以迹治之所以為害聖人無為於上而遂萬物之自然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得使天地之間幽之陰陽鬼神明之群生萬民各適其性無所往而不利故曰不害

安平泰

御注曰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阨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巨義曰往而不害則無所往而不自安安則底於平而同於道是道之泰也故安而後平平而後泰

樂與餌過客止

御注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乎

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巨義曰樂以聲感人餌以味悅口以其所美感移於人而心為之留其不能自解如此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注曰味之所味者膏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若能甘能玄能黃能官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巨義曰至道無味無見無聞而復乎至無以無應有從體起用故用之不可既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御注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

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觀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于午陰凝於冬而陽生于子勾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臣義曰陰陽之運萬物之理其盛衰強弱盈虧成敗旋環無已必有幾焉發於至微聖人研幾得乎先見故能微明是以固強以歛其張固強以弱其強以彼興之不義也又固與之則勢自廢也以彼取之不善也又固與之則勢自奪也然則剛強在彼柔弱在此而強者必折理之自然也聖人所以酬酢萬變成天下之務而物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此道也

是謂微明

御注曰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楊雄曰水患淵木消枝賢人親而衆莫知臣義曰無形之中獨見有焉其微如此而

萬物之理藏乎其間研幾先見探賾得之蓋已甚明賢人功用同乎造化而衆何以知歟張弱強廢與與奪微明如此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御注曰積柔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

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變武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蹈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蠶大屋者惟我能也

臣義曰以剛勝剛其剛必折以強制強其

強交傷柔則不爭而物莫與之爭弱則不敵而物莫與之敵故剛之與強反為柔弱之所勝理勢然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注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

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矐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于淵君見賞者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者則人臣乘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沉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

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務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臣義曰魚以深淵藏其身脫於淵則制於

人國以利器藏其用示於人則不能制人聖人運化機於不測幹至權以適變宰制天下役使群動而神德妙道物莫得窺其涯略至於智名勇功不可得而形容則賞罰治具執得有倒持之患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御注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臣義曰道常無為者道之體也而無不為者道之用也道不為而自然付當萬物而無不為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

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于無為化貸萬物

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臣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侯王體道法天治之以無為而不廢其所為見其無不為而實未嘗為因物之理乘時之適我何為哉道為之守爾我以道化萬物而萬物化其道而莫知其為之者故曰自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御注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僂者莫若忠為是故也

臣義曰上以道化天下萬物化上所守之道而不知其所以化亦將復乎性命之常而固然皆生於無為之域故謂之化作則有為也欲作則將僂乎有為而流於偽以無名之樸鎮定其志泯其欲作之妄而俱復乎天性之渾全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御注曰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故

臣義曰道強名也忘其所守之道祛其欲作之心謂之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不欲之欲且又忘矣忘其所忘所以反乎無物物我元同何欲之有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注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其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臣義曰不欲則心復於無以靜則虛一而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天下至於各正性命道治之極致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

良六

登仕郎 臣章 撰義

德經

御注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臣義曰道乃強名復於常無故無方體德有所得繼道之失故有成虧無得為德冥於一致則德與道渾乎無名有得為德至於自私則德與道明然可辨仁者得之為仁義者得之為義即理為禮即知為智德之所受所施其名可辨而離遠於道惟全德者實無所得而未嘗異道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力所以有德臣義曰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德全於性